

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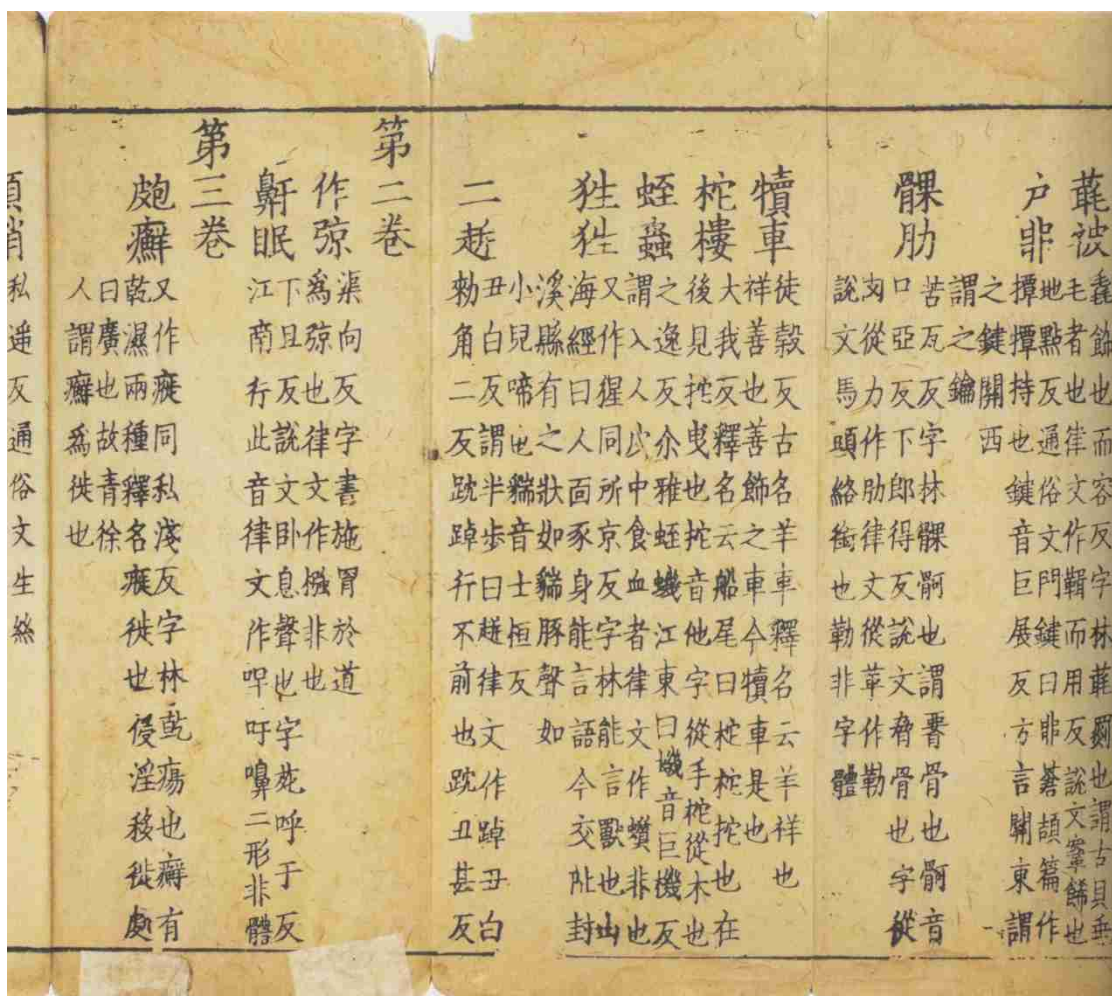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一切经音义》（唐）慧琳撰 日本元文三年（1738）狮谷白莲社刻本 国家图书馆

《一切经音义》，又名《慧琳音义》，是一部佛教典籍工具书。作者慧琳，西域疏勒国（今新疆喀什）人，自幼在开元年间长安三大佛经译场之一的大兴善寺成长，接受了严格的佛经翻译教育与训练。他师从号称“开元三大士”之一的印度僧人不空三藏，博览群书、精研佛理，筑就了深厚的佛学根底。因有感于佛经经文翻译混乱、讹谬等现象，恐贻误后学，遂立志编纂《一切经音义》。关于《一切经音义》的成书年代，目前尚无定论，一种说法是唐宪宗元和二年（公元 807），一说是元和五年（公元 810），也有折中二说，谓成书于元和初年。

所谓“一切经”，指的是《开元释教录》所录汉（永平十年起）、唐（迄开元十八）历代翻译的佛学典籍，始于《大般若经》，终于《护命放生法》，共计一千三百部，五千七百余卷。慧琳依照《三藏经论目录》，借鉴《经典释文》之体例，选择当时读者研习“一切经”时遇到的疑难字词，列出词目，接着注音、释义，再引证前代经籍和相关的注疏材料，释音与释义并重。慧琳此书百卷，六十余万字，是讲授佛经、写刻或校勘佛学典籍的必备参考资料。

所收词条一般由词目、注音、释义、书证、字形、案语六项组成，既强调佛学词汇的规范化，又能兼顾时俗，因而也是普通人正确理解佛经经义的重要工具书。

《一切经音义》不仅是重要的佛教典籍工具书，而且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首先，它注释单字约六万，近似《康熙字典》的规模。保存了大量古代单语资料，很多反切材料可供考察中唐时的语音系统，有助于研究某些语音的演变过程。慧琳释音依据《韵英》与《考声切韵》，这两种韵书依据唐时秦音，故慧琳此书也是考察唐代秦音的重要参考资料。所收单字无论是正体还是俗体，包括写经人创造的新字，传抄中的讹误字，都一一收录，并加以考释，客观上保存了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。其次，它大量收入复音词，本书共收录词条三万一千多条，客观上反映了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早于《佩文韵府》和《骈字类编》，为研究复音词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，在客观上也为古代辞书向近代辞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。最后，此书还大量收入外来词，即梵语音译词，且能注明语源，客观上兼具梵汉对照辞典的功能，在古代辞书中无疑首屈一指。

《一切经音义》还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。它征引书目达七百五十多种，其中，经部之现存者，仅二十余种，小学部之现存者，亦仅八种，还有些汉魏古籍，亦亡佚，因此，要辑佚唐前古籍，考定唐前古籍残本，甚至校补现存古籍，都离不开这部书。慧琳去古未远，对古词义的理解，要比后人直接，这也对后世注释古籍有借鉴意义，被喻为“小学之渊藪，艺林之鸿宝”并不为过。

此书编成后，藏于西明寺，名重长安。辽刻《契丹藏》时，收录了《慧琳音义》。据学者推测，高丽国得《慧琳音义》于辽国契丹人之手，这就是朝鲜后来的海印寺本。日本从朝鲜请得此书，日僧忍濇及其弟子戮力刻印此书，于乾隆年间完竣，此乃日元文二年狮谷白莲社本。光绪庚辰（1880），杨守敬从日本购得此书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丁福保等赴日考察，在东京亦购得此书。1912年频伽精舍将其印行，至此，《一切经音义》复归中华，乃文化之幸事。

参考文献：

徐时仪：《一切经音义》的文献学价值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，1989年第4期。

徐时仪：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版本流传考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，1989年第6期。

严承均：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论略，湖北大学学报，1988年第5期。